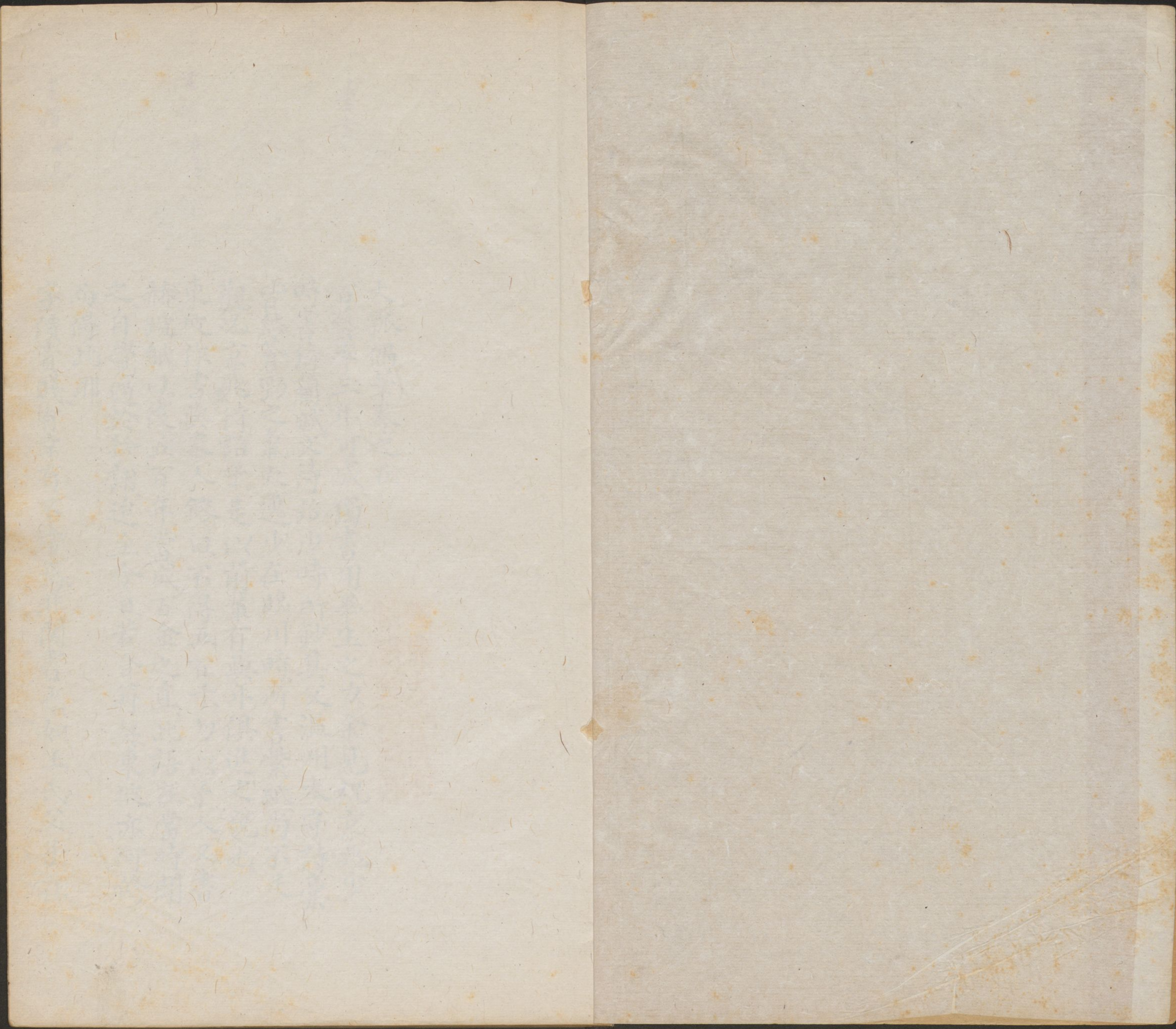


3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L 3 1934

T 9155/4238





學書

大瓢偶筆卷之五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百藝率三年可成。獨書用畢生之力。余見祝京兆少時書猗蘭賦。文待詔少時所鈔其父温州太守詩。豪皆無蒼勁之氣。夫逸少在臨川時所書紫紙尚不足觀。况京兆待詔乎。是以前輩有與年俱進之說也。東坡作書與宋人鎔曰。不得五百千。勿以予人。又書赫蹠紙曰。後五百年當成百金之直。此語在當時聞之。自覺過於矜詡。迨至今日。若合符契。東坡亦何修而得此耶。

畫價
再見

畫價
再見

字價貴賤。有幸有不幸焉。非閔書也。如王氏父子在

僧明光草書

宋齊時極貴大令而右軍則為其子所掩至貞觀間則反是大令書棄而不收遂至割去姓名以求售褚陸碑板不多而李北海多至八百餘首蔡君謨在治平時不值一錢而王才叔者不知何許人絕無一字流傳在當時竟有千金之值東坡書不及君謨山谷而今時貴賤幾至數倍宋仲溫視希哲自在董思白上文待詔豐考功王益津雖天姿少遜而學力皆過之何以董思白貴至數十倍真不可解也

廣東僧明光草書學大令而骨月兼備幾欲奪板指生三百年一席予見其書劉繼莊遺詩冊子始終無

陳元孝八分

文人不死書

書家能畫

宜興長橋

一懈筆而又不為法度所囿屈翁山廣東新語載及趙東臺周一士而不及明光何也

東廣陳元孝八分亦佳新語亦不載

余友劉繼莊萬李野王崑繩蔡瞻岷戴田有汪武曹皆不能書同學往往笑之余曰自古文人如楊元素顏長道孫莘老皆不能書不為害也何咲為

書家能畫者蔡中郎趙岐諸葛武侯荀勗王廙右軍大令嵇康孫位米芾米友仁蘇軾朱晦菴趙子昂文徵明徐渭

宜興長橋元豐元年火焚四年邑宰褚理復立榜曰

書家之貧賤而傳者

欣濟未幾東坡過之為書曰晉孝侯斬蛟之槁刻石道旁崇寧中禁坡書沉之水中書家之貧賤而傳者三代則務光唐終秦則王次仲漢則李書師張彭祖羅暉趙襲劉德升師宜官曹喜衛宏梁鴻郭香三國則胡昭閔枇杷左伯晉戴逵梁陶弘景唐孫位

趙文敏進呈通鑑誦義

幼時在上海有以趙文敏進呈通鑑誦義來質者卷之大如杵字小于黃庭用白錄紙畫硃絲欄一節為一幅縫處皆有小印前後裝池脫落留案頭以銀不足遠之此時定歸內府豈能復在人間生平所見趙

江西書家

書當以此為第一

江西能書者以危載余衡為最八大山人次之閔長六應銓又次之危見其草書本之張伯英王大令八大山人雖指不甚定而鋒中肘懸有鍾王氣閔學聖教興福碑惜乎指動

佛遺教經

佛遺教經有正書草書二種正書近館壇碑相傳唐僧行敦書草書近孫虔禮而勝書譜後有勅字又無印記題識不知何人筆予弟石公有一本

蘭亭小覽

何庶常家有蘭亭一紙云是頌文康公藏本字近褚臨而快字旁註一快字為諸本所無筆畫瘦勁在頴

南昌普賢寺額

漢鐵盆銘

右軍黃庭覽

顏中興行

上蘇才翁本上

南昌普賢寺額及布政司端表堂三字皆宸濠妃姜氏所書

陸放翁入蜀記巫山縣解有漢鐵盆底似半甕狀極堅厚銘在其中缺處鐵色光墨如佳漆字畫淳質可愛玩

右軍者經唐太宗諭魏徵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各臨一段

黃山谷跋魯公書中興頌後詩本從瘞鶴銘出而加以翩翩風致幾欲跨唐人而上之若翻刻本不足觀

矣

李建中千文

崑山周氏藏李建中千文一卷宋元人題跋極多文衡山父子亦有跋西臺書效張從申而從申則本之大令前人遂謂西臺書逼大令恐未盡然

蘇子美書

蘇子美留別原叔八丈詩字畫出入顏魯公徐季海之間而端勁沉着得于魯公為多評者謂之花發上林月澠淮水

東坡書

東坡九歌九辯皆黃州時書評者云跌宕超軼殆若神駿翩翩不可控御又云筆意輕峭予未見真迹未敢輒論定也

蘇端明書

蘇端明書天慶觀鐘乳賦真跡有李心傳王遂尤端王亞夫陳仁玉謝奕修孫子秀宋濂跋大概謂其筆老墨秀余未之見也

李宗諤書

李宗諤書肥福樸拙既主文衡士子群學之宗綬作參政傾朝學之號曰朝體韓琦蔡襄王安石無不然世人多謂古人筆跡鈎鐫入石筆法已失三四加以世遠磨泐古人神理益不堪問不如前輩講論筆法之書猶為得訣余謂不然古人碑板猶之祖宗之畫像也前輩講論之書祖宗之傳誌也祖宗畫像雖當日傳寫不能盡得神情然視規模舉止必不大爽後

論書

論書

世子孫疑其不類又以日久模糊取傳誌之所載者而夢想之吾恐画像之所失者一二傳誌之所失者常八九或有不止于八九者則以行道之人為祖宗矣烏乎可

李心傳云思陵本數黃庭堅後因劉裕遣能黃書者為間遂改學右軍或云初學米芾又輔以六朝風骨自成一家吳皇后亦能書六經石內多承思陵命續書之

李秦和雲麾將軍有二一為李思訓今陝西蒲城本歌側輕佻純乎運指者其一則李秀碑本在良鄉不

雲麾將軍碑

已見一卷
二十葉

甲右琬德政碑

知何時裂為六柱礎埋地下萬曆間諸生邵正魁等
出之以告宛平令李蔭乃作亭以覆之後又移入少
京兆署遂為人盜去四礎前少京兆石門吳公取砌
文信國祠壁
蘇靈芝書田仁琬德政碑往在揚州人家見一家榻
本與以二金不可而止戊子冬於陳香泉太守舟中
見一本紙墨甚新而筆畫與宋榻本纖毫無損始知
此碑為近日出土前中丞安溪李公昇置保定府學
李泰和書如雲麾將軍李思訓碑岳麓寺皆極輕佻
欹側殊不可耐唯大照禪師碑戒壇碑端淳沉着與

北海永康帖

諸碑不同李秀碑亦可
李北海永康帖舊藏米南宮家其子進之內府卷首
有唐李邕永康帖六字思陵御書也時明在解大紳
家

柳誠懸書

柳誠懸在唐文宗時以書名四方中外大臣家書碑
刻銘不煩手筆者子孫以為不孝高麗百濟入貢者
必齎貨貝以購柳書

六朝以前人書皆得秦漢意而議論絕少唐人漸有
議論然皆出能書者之口宋元以後最多能書者殆
未有一焉此其說之所以難信也

論書

過庭書譜三見

曹孟德榜書

宋初書家

趙承旨四見

孫虔禮書譜王元美云有四種而余所見者亦四以
為俱不甚佳宣刻手之故耶抑虔禮所得者止此耶
陳香泉云真蹟在津門人家恨予不得見之
撫州臨川縣劉象兩家有曹孟德草書鳶飛魚躍四
字武昌黃鶴樓亦有孟德書湧月臺三字今臺字已
斷

墨林快事稱宋初如袁正己李建中輩皆古淡間雅
尚有唐人遺風蔡襄稍為變調蘇黃各出新意至于
顛老掃地盡矣余謂有六朝氣非蘇米比也
趙承旨小楷雖指不甚堅然寔從二王楷法中來所

趙承旨五見

論書

論書 已見三卷十二頁三卷
二頁七頁

以疾徐濃淡無往不宜至于碑板本無大力而又以
李泰和為師迨迨豐潤有餘而勁健不足無論唐人
即與宋初人較亦當敗北而走也
趙孟頫先學晉唐後乃學李北海則其得于晉唐者
淺而得于北海者深可知
自子敬好書洛神賦而智永放之書千文八百本褚
遂良效之書陰符經百五十本至宋元以後人則直
以此為例矣
古人悟筆法有因担夫爭道者有因公孫大娘舞器
者有因長年盪漿者有因遠野見二人挽手行泥淖

中者。余謂此等話頭。要非澈始澈終。一了百了之悟。亦就其所至之淺深而觸發耳。枝山先生書。大都從懷素。上追大令。故其草特佳。然贗跡最多。真跡極難得。往在閩中。見一喪中。荅友人書。幾欲與大令相亂。惟中間遠字。鈎近藏真耳。趙榮祿少時。書崇福寺棟梁楣柱。慈相寺鐘樓下。十王牌位。董宗伯書海寧陳氏門簿。人每為之惋惜。余謂此亦逸少臨川以前跡耳。未必其皆可貴也。申江潘九亮與頤從義俱刻淳化帖一部。而頤更有名。又刻玉泓館蘭亭。柳公權蘭亭十七帖。蘭馨烟條。

潘頤閣帖又諸帖

趙榮祿董宗伯

祝京兆書
枝山先生書
骨筆有出入
多佳
凡係名書
戰云
鈎填
一筆
不可
也

命有書卷
長札是約
教手子
大抵
人筆
真
為
若
字
乃
古
軍
筆
法
恐
未
必
也

蘭亭
七見

康熙時詔聖教序
前人臨帖

等帖。潘氏亦刻趙文敏十八跋蘭亭。明三百年書家輩出。然入六朝堂廡者尚少。豐道生書。前人極稱其得右軍筆法。然所見最少。豈真見斥于吳人。故不甚流傳耶。抑本在祝文下耶。蘭亭真跡殉葬。歐褚臨本。又不可得。則一切翻本。皆可不存。而世人不察。猶欲寶而藏之。至以千百計。亦惑矣。

曾在福建高鏡庭署中。觀康熙間兩書家所臨聖教序。不但無一毫似聖教。且各失其本來面目。嘗聞右軍臨鍾太傅宣示。大令臨太傅白騎。歐陽信本臨右

釋氏能書

軍東方像贊米南宮臨魯公爭坐位豪褚登善哀冊
趙松雪臨登善枯樹賦雖露自己面目不害其為可
傳所謂即一轉故自佳者也若轉而不佳臨之徒增
醜惡弗臨可也

釋氏能書者自晉至明多至七十餘人而永素則為
右軍之正宗甚至陸氏撥鐙法不授他人而授晉光
豈非以其心地清和蕭閒無事得以致力于是耶
學聖教序得手者自唐以來惟懷素懷仁鄭善夫文
徵仲未進父而已其他如吳學士董宗伯皆得其形
似二三分而精神則全然不得無怪乎學士有院體

學聖教序

十七帖見

之目而宗伯絕無臨本也

右軍十七帖當時最號有名今世間絕無善本即宋
榻有勅字者往往出翻刻閣帖下王魯齋論蘭亭曰
後世再有右軍則後之蘭亭或勝後世未有右軍則
蘭亭初本不得政不必復觀蘭亭吾于十七帖亦云
四明豐考功坊雖為吳下諸君子所貶然觀其論書
如第四指得力縱橫運轉無不如意則筆在畫中而
左右無病之類寔可救李范菴三指如撮之弊但于
唐則取泰和而斥徐季海賀季真于五代則取季重
光于宋則取南宮而斥魯直于元則斥伯機于明則

豐道生書

南陽即考功之號不應自序其書後有誤
按豐坊字人叔舞南陽外史改名道生
字世存又號人翁

論書

文徵仲書

先生之推崇致功不憚
歎言何以余祝之竟略不
行會耶可見也者固難蓋
者亦不易之佳法別去廣
無益也

碧落碑

斥南陽履吉似乎所學與所取尚不相符不知其何
說也

宋時諸書家各不相下如東坡元章坡雖不甚貶元
章則稱之為畫字山谷平日極推崇東坡至樊口燭
下觀東坡醉墨輒增睡思

文徵仲書宜小而不宜大宜真行而不宜草隸祝希
哲王履吉則草真大小無不宜然三君子執筆尚有
出入似不如豐考功之純不得以其人而忽之

碧落碑有二一在絳州立于大道天尊之背一在澤
州立于佛龕之西皆篆書也又有鄭承規釋文近率

明初書家

仲珩仲溫民安字余生有之
惟品有民也

更體

明初書家稱三宋二沈三宋者璲克廣二沈者度粲

也璲字仲珩能草篆克字仲溫能行楷而章草尤佳

廣字昌裔能正行度字民則粲字民望皆工行楷然

傳于今者克為最璲次之餘皆不傳豈工力固有間

耶抑傳亦有幸不幸耶余舊有仲溫前出塞詩及與

俞仲幾書搨本似非他人所可及而弇州尚有不足
之詞何哉

廓填影書再見

六朝及唐初人皆尚臨摹其曰廓填者即今之雙鉤
曰影書者今之響搨也又丹銘錄云旁書釋文亦曰

馮純吟論書

書體

影唐太宗集右軍帖。今楮遂良帖旁黃影之是也。虞山純吟老人論書。大概祖陳繹曾。而繹曾翰林要訣十二章。以執筆為第一。是以純吟訓於家庭。有筆法結法二說。何以補之。真筆法不講。單以結為法教。豈非務末而遺其本乎。吾不能為補之解也。書之體。秦有八。漢有六。庾元規有百二十。韋續纂五十有六。郭忠恕之論。王南賓三百有六十。夢英之目。十八。趙凡夫之目。九。若其通今古而不能變者。則唯真草隸篆而已。

真草隸篆而已。乃唐人鄭承規所書。大都本之率更。

朱敬父書

聖教序竟

此在後行

惜有弱處。是以不甚知名。然亦在宋元人上。朱進父名敬鎰。故秦王之後也。書學右軍。今西安有其聖教序。蘭亭草訣歌心經諸石刻。盛行于世。與晉唐碑同價。是真右軍之的子孫也。西安聖教序。懷仁集本有三。其一為碑洞七佛頭本。一為費鑄甲方石本。一為朱進父書條本。後有補缺字三行。今在滿州城關壯繆廟內。宋四家書。朱子以黃米敬側狂怪。謂世俗甲乙非是。沈啓南遂改為蔡蘇。米黃。余猶以為非。故又更為蔡黃米蘇。

蘇米書

歸元公草書

褚臨黃庭

余素不喜蘇米書。然東坡荔子碑、洋州詩、與南宮露筋碑、易論、龍井碑，亦不可貶。而南宮榜書尤佳。若其天馬賦、與評紙梅花諸惡札，正堪與東坡豐樂亭記、春帖子詞作對耳。偶同家弟石公過一裝潢家，見歸元公草書一幅，虛和圓熟，不忍舍去。元公書，余見者多矣，未有如此之佳者。褚登善所臨黃庭，舊傳今穎上，思古齋本即是。又見宋既庭家藏一本，有臣遂良臨四字者，雖亦秀媚，然蒼勁不及穎上。

白鹿洞歌

孫過庭書譜

道德經

紫霞真人編蒲書白鹿洞歌，字大五寸許，極類雙井筆，而渾厚則過之。古人書原不專用筆，瘞鶴銘不以柳枝，濟南寺碑不以石榴皮乎。陳香泉謂余云：近于天津人家見孫虔禮書譜真跡，其家以五百金丐余書，釋文于後。今將勒石行世，非停雲館比也。又曰：予家渤海藏真帖內所刻蘇黃尺牘墨蹟，今在梁玉立相公仲子處。老子道德經見諸紀載者有十一，為逸少換鶯書，一為唐玄宗御注，在邢州龍興觀，一玄宗御書，在閔鄉縣祥符觀，一在明州，不知何人書，一蒲云雙鈎本，一

余亦有元人味道五跋

米南宮易論卷并

岳武穆書

閨秀能書

岑旦書一終南山說經臺本一張即之書一米希真一松雪本

米南宮書余素不喜止取易論龍井二種近見何庶常家內府宋搨本深穩渾厚純是六朝與後世刻本絕異不覺頓首至地岳武穆書余在湯陰廟中見其行草碑刻雖極有氣岬然合作亦少近于江右得墨莊二字則合作矣佩文齋書畫譜載閨秀能書者八十一人至今流傳者唯蔡文姬衛夫人武則天高氏吳彩鸞喬氏吳后潘貴妃管道昇數人而已明清以來則絕少近于江

論書

聖教序六見

右見婁妃書布政司大堂端表堂三字字大五六尺亦千古所無

余雖不尚分間布白然筆畫不廢近取一中池突永國成風以授初學往往不數日而知筆法頗自負以為學書捷徑不審高明者以為何如

余生平酷好聖教序然宋搨本不多見幼時于西湖昭慶寺西廊見一本索價四十金余與以十五金不得而止又于揚州亡友許眉右家見二本其一宋搨也又于京師一漢軍家見一本紙墨猶完好而風神無出其右者餘則皆明初未斷本尚在余缺字本下

田仁琬德政碑 再見

米南宮書

褚中令孟法師碑 已見第廿四卷

非真宋搨也。

蘇靈芝書田仁琬德政碑與王士則清河王碑相近不知何時埋沒今壬午歲安溪相國巡撫北直時屬易州牧搜尋久之乃從菜圃中出筆畫完好與宋搨無異。

米南宮記魯公遇陶八真跡用褚意學顏書沉着痛快而不甚輕佻與南宮他書不同後有文湛持錢牧齋董思白跋。

褚中令孟法師碑與大歐虞恭公碑小歐道因碑相類而微禠隸體與聖教序尊勝陀羅尼經絕不同學

書者不可不知也。

半截碑 再見

朱雪鴻論書

吳將軍半截碑相傳出萬歷間然余曾見一宋搨本有危太僕印者亦止半截蓋斷已久矣。

朱子雪鴻素不知書一日會繆氏既閑堂聞子主養氣之說次日語文子曰得之矣此是收放心要訣非萬緣俱空不能下一筆小技也與大道通焉楊子曰得之矣。

玉版十三行

快雪堂帖

玉版十三行俊拔蕩逸而神氣完美余向疑為陸柬之臨本已丑夏五臨摹兩遍始知非大令不能快雪堂帖乃涿州馮氏所刻木不甚惡若劉光暘翻

宋搨晉人小楷

潘粵堂
賜潘貴
妃本

刻本則惡矣。然今行世者皆劉刻也。潘粵堂家有宋搨晉人小楷五種，獨孤長老蘭亭一帖，所謂賜潘貴妃本也。有朱子等跋，粵堂云：林吉人亦有一本，但無跋語者耳。

絳州武岡帖

絳州帖不見全部。武岡帖則齊門王遊如家有之。此絳之子也。但比絳多徐會稽寶林寺詩耳。

孟法書師碑

褚登善孟法師碑，何章漢進士家有一本，近小歐。故題籤者直名曰歐，不知登善書，寔從歐出也。

率更書

率更書以虞恭公墓誌銘、化度寺邕禪師銘為最。姚辨碑次之。今邕禪師唯亡友汪安公家有一本，虞恭

寂照和尚碑

公墓誌銘，惟陳對初藏一本，此外絕無聞見。若姚恭公原本，則自元明以來無見者，今唯翻刻本而已。

唐僧無可書寂照和尚碑，隆萬間始出咸陽縣西三十里馬跑泉地中。武功康子秀語土人，鑿于道左。其後王咸陽移入城中，方憲寺以碑文有安國寺字，遂改為安國寺碑。字出柳誠懸玄秘塔，亦復清勁可喜。此時吳下頗尚之。

論書

曹倦圃云：唐失之強，宋夫之佚，元失之勻，余則以為唐失之勻，宋元則未暇論也。

王履吉書尚書註疏

王子叔子有王履吉小行書尚書註疏全部，作四冊。

襄雖率筆鈔錄而聖教規矩不失絲黍乃知履吉學
力在祝文上枝指生小楷從子敬草書變出豐潤蕩
逸亦可喜但不及徵仲莊重耳

第五卷共六十則

澄清堂帖

大瓢偶筆卷之六

澄清堂帖會稽董氏有一部今歸張候雲翼邢子愿
有半部重摹入石長洲吳應祈又摹之有王百穀跋
余見一卷皆大王書不佳或云王吳廬家有六卷即
邢氏原物也

通勝道法勅碑

唐明皇通微道法勅碑本肅宗時刻歲久缺裂宋道
士楊思聰重刻大觀中字類柳誠懸而近俗不知于
原碑何如也

龍井方圓庵記碑

米襄陽龍井方圓庵記碑不知何時斷裂萬歷丁酉
夏知仁和縣事晉陵胡澄鈎舊榻本重刻胡後有跋

翻古帖

其書酷似襄陽。疑今行世米本，即其筆也。世人好翻古帖，如靜海高氏翻聖教，米蘭亭，福州蕭氏翻玉版蘭亭，上海曹氏翻十六跋蘭亭之類，而聖教十六跋為最下。

碑版重摹洗剔

唐人碑板，至今日不漫漶磨泐，則重摹洗剔，失却本來。如思古齋黃庭經廟堂碑，九成宮之類是也。惟明清間出土者，筆畫完好如新，往往精彩可愛，然亦須及時收榻，數十年後，恐遂不可問矣。右軍書黃庭經，託空中有語云：卿書感我，而况人乎？又右軍書畢，能百花俱放，技至于此，真通神矣。然不

黃庭經五見

論書

識何以能至於此。已丑春夏之交，既已筆法授諸子，若孫瑩、理琮，各有所得，而有驕色。誠之曰：昔烏衣子弟相率學書，而右軍與王承、王沉最著。時號王氏三少，而傳者止一右軍，何也？進而不已，故也。夫驕則滿，滿則情，情則止，而不進為承，沉且不可，况汝輩乎？

咸淳刻刻商帖

南宋咸淳間，賈師憲客廖筠州，命善工翻刻淳化閣帖十卷，絳帖二十卷，皆逼真，仍用北紙，佳墨，模榻幾與真本並行。說見志雅堂雜抄。皇華紀聞云：王文成公紀功碑，在廬山開先寺讀書

王文成紀功碑

普濟禪院碑

郭蒼周府君碑

東坡書 再見

臺上磨厓大書極奇偉。未云式照皇靈。嘉靖我邦國。明年世宗入繼大統。改元嘉靖。此其識也。弇州有寶墨亭記及其事。

宋龍泉山普濟禪院碑。僧善僂習王右軍書。雖當時有名。然細閱之。波瀾尚未老成。遠出半截碑之下。廣東韶州府樂昌縣監豪山。有漢郭蒼周府君碑。唐周夔到難碑。皇華紀聞稱其文字最佳。然金石諸書都不載。若到難則並無其目矣。

東坡書洋州詩學靈運禪師碑。荔子碑。學中興頌。歸去來辭類。景龍觀鍾銘。其餘簡札多有類王僧虔者。

半截碑 三見

蔡君謨書

劉子猷翻刻上蘭亭

惜乎執筆欹斜。字多俗韻耳。

吳將軍半截碑。出萬歷間。所以行世者皆止半截。陝西碑賈云。六七年前見靈璧縣教諭某有未斷全本。宋搨也。

東坡稱蔡君謨小字愈小愈妙。余觀君謨字莫小于茶錄。然不及麻姑壇遠甚。若萬安橋記。則幾與中興頌方駕矣。東坡語可盡信哉。

穎上縣黃庭蘭亭玉版已碎。劉考功公弇家有翻刻本。蘭亭可以亂真。黃庭則弱矣。然穎上人亦不甚重之。

此則已見第一卷六頁

翻刻十七帖

海岳名言曰。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帖乃秀潤。生布置。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余觀其臨右軍書。始知其言之有得。南京打碑人陳秀生家。有十七帖刻本。每條下列釋文。後無勅字。字頗圓熟。不知何人臨摹。右軍筆意全失矣。

澄清堂帖 再見

澄清堂帖。刻于昇元二年。故又名昇元帖。非別有所謂昇元帖也。前輩不察。往往分而為二。且誤認為淳化之祖。則以榻本少。世不多見。故也。黃仙裳云。邢子愿翻刻半部。子亦未見。

廖筠洲刻帖

許書

右軍書冊

杜順碑

廖筠洲為賈師憲刻小字帖十卷。王櫛所作賈氏家廟記。盧芳喜所作秋壑記。九歌。又刻陳簡齋去非姜堯章任希夷處柳南四家遺墨十三卷。唐太宗評蕭子雲書。行行如結春蚓。字字若縮秋蛇。此評其草書也。今草書不傳。而真書列子則絕佳。唐四庫書目內有王羲之小學篇一卷。王氏八體書範四卷。王氏工書狀十五卷。今皆不傳。唐董景仁行書杜順碑。雖亦秀勁可喜。然是學聖教而未成者。能書者藁草藥方馬券門狀。皆可傳。不能者雖精素佳紙。愈矜持。愈見其醜矣。

論書

余有慕唐先生便西苑以平
原云云武曹則有本周林
番記云云平更作云云不云
是亦有林注力人耶

吳興最畏困學於草前也
詳之何又云前不作引紙耶

論書

雙井去古來以文章名天下者例不工書余今于韓
慕廬王崑繩戴褐夫汪武曹孟信
謝安不重子敬書得之輒碎而不存鮮于伯機與吳
興書裂作引紙子敬困學且然况吾輩乎亦自反而
已矣

山谷云張長史觀古鍾鼎銘科斗篆而草書不愧右
軍父子余故曰分篆隸真草為四者其人必不能書
昔人稱子昂書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余謂子昂
尚不及宋人何上下五百年之有

趙子昂行書千字文余見一刻本前後皆有子昂款

章子由錄子昂千字文

孔子廟堂碑

是吳門章由所携在蘭亭跋上

虞伯施孔子廟堂碑有四一在西安今王彥超本是
也一在曲阜一在城武一在饒州錦江書院而以西
安為最按伯施原碑不久即遭火厄武后時再刻彥
超則三刻矣前輩云原本字多鋒鏗則今之彥超本
迥非伯施之舊學者不可不知也

邕禪師塔銘相傳慶歷初范公雍舉使閩右見此碑
稱嘆以為至寶寺僧誤以寶在石中破石求之不得
棄之寺後已斷為三公以數十縑易歸靖康之亂藏
之井中兵後好事者掘數十本已乃碎其石則南宋

邕禪師塔銘

論書

後衍可厭

多寶塔碑

夢真容碑

時已無此碑矣。米襄陽自言初學顏，次學柳，次學歐，次學褚，最久。次學段季展，後乃學師宜官。今觀其書，於歐柳絕無所得。顏亦痛貶，惟書其碑，則極力摹之，褚得力最深。今所傳者皆楮也。段書不傳，師公大書，米豈見之耶？顏魯公多寶塔感應碑，前輩多病，其整齊，至有貶之謂最下者。予謂唐人書，大段整齊，不止一魯公多寶塔也。就魯公書而論，則如東方贊中興家廟之類，皆有敗筆，不若多寶之嚴整完好密也。唐明皇夢真容碑，當時天下皆有，余所見者，惟易州

五字損本蘭亭

夏承碑

館本十七帖

義川二碑，易州碑則蘇靈芝書也。

上海曾為章家藏，十六跋五字損本蘭亭。石後有潘氏跋，本上海潘氏物也。今曾氏又有翻刻石本，不佳。漢淳于長夏承碑，蔡中郎書也。介于篆隸之間，何良俊定為八分。宋元祐中，開河碑始出，不知何時毀壞。成化間，秦氏悅重刻廣平學宮，訛勤約為勤紹。嘉靖間，知府唐曜又刻之漳州書院。

館本十七帖，以僧權二字不全者為佳。予有舊搨二本，旁有釋文，不甚可辨。然較之淳化絳大觀諸帖內，右軍書終覺少遜。此瞻云清晏帖中，無一鄉三字，模

葉文莊藏書法帖

宋帖

筆工

重洗碑版 再見

糊者佳予未之見
崑山葉文莊公藏書法帖多宋板宋榻康熙己丑皆
入湖州書賈朱洪甫之手書雖售人帖尚未出也
武進唐雲客刻米襄陽書向太后挽詞拜中岳命作
陰符經十紙說西園雅集圖記為半園米帖康熙丁
亥金壇許奕晉得雲客雙鈎本屬朱典六勒石蔣湘
帆遺我一紙洵西園記最佳本也
康熙間筆工以沈明機錢公立為最今吳門有沈楚
白作紫毫及蕪羊毫者甚佳不在沈錢之下
古碑漫漶者後人多洗而通之就余所見如醴泉銘

藏帖

彙帖

觀碑法

廟堂碑慈恩聖教序記西平王碑圭峯碑穎上黃庭
道因碑嶽麓寺碑皆重洗者也一經重洗古意失矣
失而不盡者惟穎上黃庭耳

吳門藏帖向惟朱卧菴一人卧菴故後帖皆散失無
繼起者近因余與此瞻留心于此而藏者遂多矣

唐人最好書然無集古人書彙為一帖者有之自賀
監鈎填始至南唐乃入石南北宋遂有三十餘種之

多明未至今幾至百種而愚不可言矣

秦和碑須觀其法華寺碑南宮須觀其易論摹王諸
帖子昂須觀其張留孫勅國學樂毅論華亭須觀其

聚金石

摹澄清堂帖以後書則失之遠矣。木中曹秋岳侍郎好金石之文，聚八百餘種，生平不輕示人，沒後二十餘年，其孫盡載入吳，不問妍媸，概以微值售之。余所及見者，尚有三百餘種，然宋搨者已無一紙矣。

集唐六家書

元丁貞菴記集虞、歐、褚、薛、顏、柳六家書，余近日見禾中曹氏一本，乃一體薛書耳。

于大猷碑

明堂令于大猷碑，甚似褚中令雁塔聖教序，然存者筆畫雖完，而僅止一半，書撰人姓名在前輩已莫可考，況今日乎。

楊虛七書

宋真宗勅賜賀蘭先生詩，乃楊虛己書，書出聖教序，余得曹氏舊搨本，甚佳。

破邪論序

虞伯施書破邪論序，余得一舊搨本，疑是鳳樓刻，適有友人持一本來，更覺瘦勁，而紙墨反不甚舊，不知其出何刻也。

蘭亭石

四明姜西溟家蘭亭石，一面低一字，一面高一字。按西溟原跋云：低一字者，與武塘錢相國摹本相同，而神氣過之；高一字者，與高麗本同，而得之吳門黃氏。今余見閩中林吉人所藏翻刻東屏潘貴妃本，即高一字者，但無朱柯諸跋耳。吉人宋搨本，即姜氏低一

昇仙太子碑

字本也。

昇仙太子碑乃武則天手書。幾與文皇晉祠銘不相上下。碑陰初疑鍾紹京書。後乃知為薛稷書。予得一紙。為何章漢所奪。近何此瞻亦得一本。秀水曹氏物也。然不及章漢本。

學書

學書有二訣。一曰執筆。二曰用意。執筆之訣。先將大拇指橫頂筆端。食指中指雙鉤於外。次將無名背抵于內。而以小指助之。撮筆管端。無論大小字。皆懸肘書之。用意之訣。必先凝神定憲。萬念俱空。然後下筆。務使意在畫中。不令心籠字外。而以頻挫出之。加以

論書法帖

習之勤而用之熟。不出三年。可以縱橫上下。奴視宋元矣。

法帖以逸少黃庭東方贊聖教序樂毅論為主。而附之以子敬十三行。伯施廟堂碑。破邪論序。信本化度寺。邕禪師塔銘。虞恭公小字墓誌銘。九成宮醴泉銘。定武蘭亭。登善頴上蘭亭。黃庭。孟法師碑。枯樹賦。陰符度人二經。再觀澄清堂淳化閣絳帖。戲魚堂太清樓諸帖。以盡其變。其餘皆不可觀。若唐之李北海。宋之蘇米。明之董則。書家之旁門。尤當屏絕者也。

宋搨聖教

宋搨聖教。生平僅見二本。一在杭州昭慶寺西廊碑

黃庭往見

賈之家。余以白金十五兩市之。不可。後不知所之。一在京師一滿人家。漢軍胡雙村借至余寓。觀未過半。即持去。未斷聖教。見八本。一在亡友刑曹許眉右家。一為亡友張大尹物。亦寄眉右家。一西安趙孟倫物。今歸蘇州陸彤采。二在蘇州繆文子家。一為南京書賈周自卸所得。今歸宛平李東也。一在余處。宋榻黃庭。余見者五。一在陳香泉太守家。歐臨北宋紙。後有邢子愿董宗伯跋。陳宮詹乾齋舊物也。一藏查編修德尹家。紙墨更舊。二在蘇州陸其清家。停雲館租本也。一在余家。與其清弟一本同。前亦秘閣續

半截碑 見

帖籤

萬歷間。出吳將軍半截碑于西安城河。止後半截。此碑不知斷于何時。其前半截在何處。亦無從考。世以其出自聖教。遂爭寶之。不知其出聖教者。總十二三出。泰和者乃十六七。余幼時誤以此碑為學聖教之梯航。今乃始識其謬。

願從義翻閣帖

上海願從義。借同邑潘寅叔宋榻閣帖。翻刻于家。有賈似道印。秋聲印。長脚封字印。周密印。袁尚之題名。及卷葉銀錠扣計數。帖尾有元至正廿五年七月望。縉雲周以載跋。明嘉靖季冬朔日。東海願從義。隆慶

元年四月朔日長州文彭跋按跋潘氏帖得之吳門
袁尚之尚之得之不知何人不知何人得之周以載
以載得之龍江金氏金氏得之吳門鄧氏鄧氏得之
周公謹公謹得之賈師憲蓋淳化祖帖也故當世閣
帖以顧氏本為佳今顧氏本又有翻刻余見有賈似
道秋壑印而無長字及周密印者有賈氏三印而周
密印刻為陽文者有周密印刻陰文而無三跋者奸
媮迥別肥瘦不同蓋又失顧氏之面目矣

元年四月朔日大司馬... 袁尚之尚之得之不知何人不知何人得之... 以載得之龍... 周公... 帖以類... 道秋... 塞印... 孫... 孫... 孫...

